

》财经纵横之叶檀专栏

# 石化巨头媚外肥己的根源还在垄断



两大石化巨头低价出口而高价内销,在消化库存压力的同时拼命维持国内高油价,整个就是媚外肥己。这一现象说明国内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出了问题,要想解决问题,只要一招就可以:恢复民企油品进口权,将国际市场的定价机制引入国内。

中石油和中石化再次显示出对内强硬、对外软弱的一面,他们“堤外损失堤内补”,让中国消费者为低价出口买单。5月4日的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报道,两大巨头以低于国内成品油税前价10%的价格出口海外,同时在国内一再谋求上调成品油价。

上个月的涨价后,我国成品油价已处于历史高位。由于布伦特、辛塔、迪拜三地原油平均价格在22个工作日内变化率已经超过4%,所以新的油价调整窗口又已出现,普遍的猜测是,本月中旬油价可能再度上调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反而听到两大巨头低价出口成品油的消息,让人心里着实不是滋味。

作为经济人,两大巨头没有错,他们忠实地履行了“利益应

尽收”的宗旨,但作为稳定基础原材料的国有大型企业,两大巨头既未尽稳定经济之责,也未显示服务国人之能。

低价出口而高价内销,如此反常的市场现象,只能说明两大巨头的出口价受国际市场的供需关系主导,走的是市场定价机制;而在国内走的是行政主导下的定价原则。成品油价格内外双轨制是两大巨头内倨外恭的罪魁祸首。

两大巨头之所以要充当石油市场的白求恩,并不是因为他们胸怀全球,而是因为国内市场销售不畅,炼厂享受集团出口补贴与国际炼化中心东移的结果。据媒体报道,中石化3月推出出口成品油价格补贴政策,补贴标准为每吨130元。居高不下的成品油库存3月有

所下降,但仍未能缓解销售压力,4月中下旬批发价有所下行就是证据。由于国内成品油价一再上调,加上炼油产能扩张,国内消费市场不景气。

目前,各地加油站促销消化库存,在批发价上升之后,各地成交量清淡,反映市场对于零售市场前景并不看好。中国成品油出口加剧,根本原因就在于消化国内的销售压力。

国内市场供过于求,按理成品油应该降价。但事实刚好相反,不管国际油价涨跌,国内成品油价以上涨居多。原因据说是成品油定价机制制定前,两大巨头已经为稳定经济作出了重大牺牲,因此油价上调不过是恢复均衡。政府部门为两大巨头的辩解,让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高油价。

去年,两大巨头低价出口成品油引起了巨大争议,中石化当时表示,国内成品油价格由政府决定,轻飘飘的一句话,就避开了所有射向自己的箭。

不管石化巨头拥有怎样的游说能力,面对国际市场无能为力,

出口到国际市场,就得按市场规则来。如果市场需求不旺,不可能高价出口,因为国际市场上成品油价格是完全市场化的。

两大巨头在国际市场上老老实按照市场定价机制行事,而国内则可以通过成本、政府定价、国际油价上涨种种借口要求涨价。涨价的兵器库里有18般兵器,哪样使着顺手用哪样。

目前我国成品油价的定价机制是成本加成,与国际原油价格关联,关键问题是成本有多少是两大巨头的核心机密,公众无从得知。如果以供需求定价,出现的情况是,油荒时两大巨头囤油待涨,如2008年;油价下挫时两大巨头低价出口,如2009年下半年和现在,以维持国内高油价。整个的媚外肥己。

两大巨头在国内油品市场上颇有英雄双煞的风采,打遍天下无敌手。目前的定价机制出了大问题,只要一招就可拆解,恢复民企油品进口权,将国际市场的定价机制引入国内。

(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)

》公民发言

## 有一种贪赃枉法叫“不好意思抓人”

100多名被拖欠工资的民工向长沙一老板讨薪,但屡次被殴打。2009年,益阳赫山区法院、益阳市中院相继判决施工方向民工支付薪水,但公司拒不执行并扣押3名法官。今年3月18日,益阳赫山区法院正式委托宁乡县法院执行局,对欠薪建筑公司法人代表文军拘留15天。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,宁乡执行局的答复是:“找不到人。”当地执行局称,与老板认识,不好意思到家抓人。(5月4日《三湘都市报》)

不仅长期欠薪,而且还敢拒绝执行法院的判决,甚至敢扣押法官——如此飞扬跋扈的老板,在法院强制执行阶段,却还在承包工程。这个老板为什么如此嚣张,可以如此蔑视法律并长期逍遥法外?联想到当地执行局“不好意思抓人”的混账话,一切都不言而喻了。是的,当法律管不了关系户时,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公平,岂不成了空话?法律的尊严又从何谈起?

一个地方法院的法官,肯定会有不少熟人。如果这当中有人犯了法,法官们是否都会因为“认识”而放手不管,让法律成为熟人间的“无法无天”的真空地带?至于那些民工,谁要认识他们?他们身在异乡,无权无势,认识他们有什么好处?假如他们犯了法,完全可以依法从重从快处理。

由此可见,选择性执法,有着久而广泛的人情基础。正因为如此,我们才有所谓有法不依、违法不究、执法不严的惯例,才有老赖恶意拖欠工资而仍能长期逍遥法外的现象。当权力和人情都可以放肆地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时候,所谓的法律,也就跟遮羞布没什么区别了。(济通)

》中国观察之椿桦专栏

# “拥堵费和高速免费并行”没有操作性



“市中心收拥堵费,取消城外高速公路收费”,这个堵疏结合的提议有一定新意,但却没有可行性。因为与拥堵费相比,转移到新城定居的成本要大得多。如果真的收取拥堵费,可能的结果只能是:那些普通车主减少用车,为富人和公车让路。

我估计,中国城市不试行一下车辆拥堵费,有关这方面的建议是不会罢休的。这不,近日又有一位高级官员提起了这事儿。《北京日报》5月4日的消息说,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为北京交通支招:研究实施交通拥堵费。他同时认为,应取消高速公路收费,可以引导城市中心区人口、功能向新城转移。

虽然收拥堵费声音在我们耳边磨出了老茧,但仇保兴的此番建议倒还算有点儿新意。与以往官员专家所提的建议不同,仇保兴在提议收费的同时还讲到了免费。我想,仇保兴的设想大概是:通过城内收费,迫使市中心人口

少用车,而通过城外高速路免费,引导市中心人口转移出去。

我承认,这个设想有一定合理性,但仔细想来,它就像收拥堵费一样不具备可操作性。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是:像北京这样的发达城市,其中心区的资源配置全国领先,人们往北京挤,不是为了凑热闹,而完全是冲着优质公共资源。又何况,在城区生活的人,经常出城走高速的只占极小一部分;同样,在城内收拥堵费,所影响的也只是少数收入不高的车主。何况与拥堵费相比,转移到新城定居的成本无疑要大得多。

这样看起来,城外免费、城内

收费的举措,反倒有种诱使收入不高的人从北京城转移出去的意味——舍得交费才适合在北京城生活;不舍得交费的后果就是转移出城。此外,城外免费又像是为了给城内收费创造台阶,总之,收拥堵费才是核心所在。这里,仇保兴副部长未能免俗——不但把拥堵费当成了缓解交通的法宝,而且同许多官员与专家一样,拿伦敦的“先进经验”来佐证。

为什么拥堵费的建议者老是揪着伦敦与新加坡的“成功”不放?原因就是他们举不出其他事例。世界上的城市数量堪与牛毛相比,两根牛毛到底能说明什么?何不拿“纽约征收拥堵费计划流产”来说事呢?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,伦敦征收拥堵费后来已被当局承认是一个失败的举措。

上述因素,不知一些官员与专家有没有考虑到。如果考虑到了,我就有点怀疑他们提拥堵费建议的动机:会不会是为了抑制低收入

车主的出行,好让出路来疏通富人车辆与公务用车?想想看,如果通过收取拥堵费等手段控制车辆上路,那么这一招对富人与公车是无效的——富人不在乎多支出这点成本,公车则更加不会顾及了。最后,只有那些收入不高的普通车主限制自己用车,富人与公车自然就有了相对畅通的出行环境。这样的话,拥堵费就更像是富人或公务员的开路费了。

作为调节交通流量的经济杠杆,拥堵费有一定的科学依据,但只有在穷尽一切办法,打好了一切必要基础的前提下,才能考虑利用这一杠杆。譬如,将公车数量削减到合理水平,并且严格控制公车私用;公共交通系统像新加坡一样便利,去任何地方都不用太折腾。这两种重要的条件如果没有满足,而率先开征拥堵费,无异于本末倒置,最终难免“为收费而收费”甚至“疏富堵穷”之嫌。

(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)

## 》相关评论 仇副部长:你是来打酱油的吗?

看完了仇副部长的长篇大论,我只想弱弱地问一句:你是来打酱油的吗?

“打酱油”的意思是指不谈敏感话题,相当于“路过”,是道义上强烈关注某事,行为上却明哲保身的一种表现。诚然,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很严重,但当前大家更关心的却是住房问题。堂堂住建部副部长不谈当前最热门的房价调控问

题,凑热闹跑去对交通问题指手画脚,难道这不就是在打酱油!

事实上,住建部爱打酱油的并不只是仇副部长。两会期间,在回答委员“为何房价越调越高”问题时,住建部副部长郭允冲就曾表示,房价调控需要多个部门协同努力——土地在国土部门,税收在税务部门,金融在银行部门,而住建部在调控房价方面几

乎没有什么手段。把自己的问题都推到了别人身上,看!原来打酱油在住建部早就是传统了呢。

对自己的问题玩太极推手,对交通问题指手画脚,实质上就是权力在打酱油。而就从住建部仇副部长为交通部支招,倒是可以看出住房市场管理的一些弊病。恒大地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曾在两会披露了房价的成本构成,指出高房

价是由高达100多项税费推高的。现在,仇副部长为交通部支招,开口提高燃油税、闭口征收拥堵费,难道不是解决问题就等于收费的思维惯性所致吗?

政府部门应该各司其职,各负其责。住建部为交通部支招,就带了个坏头。如果每个部门都是分内事、分外事分不清,结果岂不是全乱套了?(杨菁)

》热点纵论

# 巴菲特说楼市是赌博,有人信吗?

“没错,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在赌博,而且赌得很大。有一群人在大面积地豪赌。”面对中国媒体的提问,巴菲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坦率地说。(5月4日《重庆晚报》)

这句话肯定会在中国引起广泛共鸣,所有的中国人,不管是嘴上承不承认,都非常明白,这是自证券市场之后的又一场历史大赌。但事实总是被否认,房地产有没有泡沫,这居然是一个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,为什么总是争不出结果,是因为国人不喜欢谈

论常识,只相信数据,说有泡沫的人,只要反问他:“请拿数据来证明”,他马上就蔫了——没有人可以拿出数据来证实投机的程度。

任志强非常喜欢用数字说话,他能将眼花缭乱的数据玩得前无古人,能用数据证明与常识完全相悖的结论。譬如,他能用一长串数据证明目前中国房价不高。我相信,如果有必要,他也能用数据证明太阳从西边出来。如果任志强与巴菲特就“中国房地产是不是一场赌博”来次辩论,你猜会发生什

么事?巴菲特会落荒而逃。因为他拿不出数据来证明他的论点。

数据派的兴盛,几乎就是房地产市场走向豪赌的护航舰队。如果听信任志强的,那么出台任何调控政策都将是错误的,因为这市场很健康,没有泡沫也没有投机;如果听信巴菲特的,这几乎就是个残局,房地产行业涉及银行庞大的信贷安全,涉及到地方财政的稳定,涉及到整个经济体的命运,突然发现这竟然是一场世纪大赌博,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糕的?

巴菲特以他的声望替国人说出了想说的话,整个房地产市场就是一场赌博,有一群人在大面积地豪赌——我们一直在说,但是决策者不取信,我们还怀疑,巴菲特说的也不会被取信,因为他除了个人魅力之外,也同样陷入如我们的无力之地:拿不出数据来证明他的看法。迷信数据的国度,再加上不是注水就是以玩弄数据为能事的统计系统,几乎就只能宿命般地奔向这样一个未来:赌,赌死拉倒。(范辉军)

》异论锋生

## 西门庆致武松的信

二郎武松:

此次致信阁下,先抄一段奇文:小说《金瓶梅》近年在山东阳谷、临清和安徽黄山市引发了“西门庆故里之争”。西门庆一改传统文学名著中“大淫贼、大恶霸、大奸商”的艺术形象,华丽转身为三地政府追捧的文化产业英雄。

(5月4日《中国经济周刊》)

哈哈!没想到我西门庆也有今天,首先拜无中生有的旅游包装所赐,其次感谢那些什么都敢干的拍脑袋官员。原来,黑白可以颠倒,审美能够为审丑、审臭所替代,剥到篮里的都是菜,只要能炮制出真金白银的“注意力经济”,谁还在乎用了什么手段呢?

“既不能流芳百世,不足复遗臭万载”——东晋权臣发明的“桓温定律”,原来在今天还管用。相形之下,你武二郎、武二郎兄弟混得算成功吗?二郎辛苦半辈子办的炊饼店被拆迁办一夜之间掀了,二郎因为打死老虎触犯了野生动物保护法,两兄弟并且因为不配合野蛮拆迁被注销了良民证,连年轻貌美的潘金莲女士也慑于“上访学习班”的威力,惧怕被关入精神病院,公开登报声明与家庭决裂。今日武二郎,依然不如我西门庆逍遥快活。

听说你最近准备到南方大城市求发展,先警告一句:走到哪里都要带上暂住证,别以为在城里买了套小户型房就成了市民。如果再四处向社会和媒体散布对我有利的言论,譬如在地下黑矿入股、倒卖药品食品批号、在奶粉中添加“N聚氰胺”等,小心我动用关系网实施跨省追捕。要知道,我现在可是文化产业英雄。

你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的新时代文化产业英雄 西门庆

猴年马月牛日于“西门庆环球文化创意园”

(执笔者:张培元)